



阪谷
素評
註

評註東萊博議

卷四

□ 12
3071
4



門 口 12
號 3071
卷 4



左宋公使邾文公
用鄫子於次睢之
社子魚毀之季平
子伐莒取郟獻保
始用人於亳社臧
武仲毀之楚子滅
蔡用隱太子于岡
山申無宇毀之

王元美曰不就殘
忍立論但曰有間
無間字字從性命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四

清 錢唐 瞿世瑛 校本

日本吉備 阪谷素評注訓點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僖公十年季平子用人

於亳社昭公十年楚子用隱太子昭公十年

無間則仁有間則暴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
仁有間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暴幽明也物我也混
混同流而無間者也喜同一喜喜觸於心則幽明物
我不約而皆喜怒同一怒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
約而皆怒判而為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別而為
盈虛予奪損益是非之理散而為禍福利害安危死

上得來

析物我而推合一之理以歸之同則不入揚又不入墨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生之變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未嘗有間也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豈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犯哉幽明物我通為一體不見有可傷之地也既傷於民亦傷於身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合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間焉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間焉遂以為苟便於身何恥乎媚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以妄傳妄以偽傳偽然後囂淫怪誕之說興然後君蒿悽愴之妖作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然後釁塗剝剔之亂生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蓋有戎狄禽獸之所不忍為者非天獨賦以酷戾狠逆之性也私

輕詆如淺而有味曷若一句闔關絕大骨力鍾伯敬曰以通塞申論其間更致精透

立人上者靜夜端坐誦此數行能不惕然否耶

己深畏神甚淪惑其心而至此極也一時之君子隨而議之是猶詆蚩尤之殘哂盜跖之貪適為贅爾曷若求其為暴之原而滌之乎天下之理有通有塞其通耶八荒之外六合之內幽明物我上際下蟠不見其間孰非吾仁者哉其塞耶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為志朝三省而日九思然在此有毫芒之塞則在彼有尋丈之間發於其身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駛奔電走霆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而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其視宋襄輩何以大相過乎通者仁之門也塞者暴之門也是

孫月峯曰淵微之極

故欲仁者不於其仁於其通去暴者不於其暴於其塞

衛旱伐邢僖公十九年

左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兩牛聲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桓有聲如牛卜偃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

昔之善用兵者託於神怪以使其衆雖苟收一時之勝其患有遂流於後世而不可解者矣然所託者出於人之所共疑則其患淺出於人之所共信則其患深卜偃之牛聲田單之禽翔陳勝之書帛樊崇之探籌皆託神怪以譎衆者是其說妖誕不經可以欺愚者而不可以欺智士可以欺小人而不可以欺君子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亦何足與深辨哉乃若衛之伐邢其所託者有不得不辨者焉天者人

大捷焉

三代以天為辭三代後以聖人為辭歐米亦到底以天為辭天字所指異矣而為辭一也濔沱後漢光武引一典配說不費辭而意自明衛國収上後世開下

之所大也聖人者人之所尊也以天為辭人孰敢違以聖人為辭人孰敢議衛方欲伐邢而患無以使其衆甯莊子乃因歲旱之災為動民之具其言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使衛討邢乎甯莊子之意不過欲假天之神借武王之重取衆人之所共信者誑脅其民而使之戰耳濔沱之濟非果能前知其冰也濟適與冰會也伐邢之役非果能前知其雨也師適與雨會也逢其適然而人遂以為必然甯莊子之說遂行於後世矣是役也雖衛國之幸實後世之不幸也後世徒見伐邢之役言脫於口師出於境雨降於天三者相隨如枹如鼓如影如響不

乾封漢書郊祀志
公孫卿曰黃帝時
封則天旱乾封三
年輔弼史記宋世
家景公時熒惑守
心心宋之分野司
星子韋曰可移於
相丁傅前漢哀帝
時外戚丁傅二族
用事當時五行家
每災變答二族
虛服二句天下滔
滔概如是
慶富齊慶封也事
見左傳襄公二十

約而俱應遂以為天道果可以意窺天變果可以術
移歸亢旱於乾封歸星變於輔弼歸火災於丁傅矯
誣上天文飾六經傲然無所忌憚導其源而遺其毒
者庸非甯莊子乎噫甯莊子欲僥倖一勝尚有他塗
也勢可以使人氣可以使人賞罰可以使人激揚奮
發豈患無術何為輕取古今之所共信者一朝而墮
壞之耶雖然不知天則壓以天之大而不敢辯不知
聖人則壓以聖人之尊而不敢爭虛服其名而實闇
其理此甯莊輩所以每得行其說也真知天與聖人
者異是矣親見憲貧回天而不疑天之禍善親見慶
富跖壽而不疑天之利淫雖聞速貧速朽之言而斷

七八年
學所以要明理

左宋人圍曹討不
服也子魚言於宋
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而伐之軍三旬
而不降退修教而
復伐之因壘而降
今君德無乃猶有
所闕而以伐人若
之何蓋姑內省德
乎無闕而後動
唐荆川曰何等馬

然知其不出於夫子雖聞血流漂杵之言而斷然知
其不出於武王蓋其所知者在理不在事在實不在
名也政使百甯莊子亦豈能眩之哉

子魚諫宋公圍曹僖公十九年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也浴焉而食食
焉而繭繭焉而縲縲焉而織歷數月而後得帛凡蠶
者皆以為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耕焉而種種焉而耘
耘焉而獲獲焉而舂歷終歲而後得粟凡農者皆以
為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
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是猶自浴而至織自耕而至舂
一階一尺豈可妄躐哉由三代以前亦未聞有厭其

秀
案此一段不善讀
則流入老子學塞
疊疊之業

孫月峯曰入本題
只一句
又曰文勢縱橫極
矣然觀其步驟却
又按轡而馳
小人之情云云巧
描人情
所謂布帛菽粟之
論卑近而存至理

遲者也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蠶婦
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
間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矣功利之說興
變詐之風起棄本徇末忘內事外競欲收富強之効
於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是宜子
魚舉文王之事而終不能止宋襄之師也儒者之論
曰蠶而帛農而粟身而治正也不以蠶不以農不以
身雖得利如不正何嗚呼小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
其帛何恤乎不蠶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
既享其治何恤乎不身之名為是論者豈足以扼小
人之心而閉之哉則盍反其本矣天下之所以有僥

者

丘瓊山曰觀此則
王伯之分不啻天
淵名言高論千古
不磨
假主立論主却為
客固其常也然不
可無斟酌此篇少
有弊可思
事至此則不可復
為如印土如波蘭
皆然者不獨南宋
豈得不踈然哉

倖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為之織也天下之所以有僥
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陰為之耕也如使天下盡厭耕
織焚其機斧其耒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帛雖有巧
計何從而得粟皆將凍於冬而餒於塗矣彼僥倖而
收功利豈真其力哉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
未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向若聖人皆歿後世之欲
速蹙其根涸其源以爭且暮之利則大經大法殄滅
無遺人之類不能自立於中國久矣當是時城皆戎
狄之城吾亦無城之可爭地皆禽獸之地吾亦無地
之可奪雖有欲速之心果何所用其速哉然則後世
共詆薄以為遲鈍迂闊者乃其所恃以生者也無賢

鍾伯敬曰臨去又一轉有餘不盡無限烟波
余未肯服鍾說

左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
南宋之事所親見

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無智者則愚者不能獨存彼其相戕相賊歲消月鑠而戴髮含齒之屬終不可盡者意者其中必有所恃也所恃者果專在於聖人乎曰否

隨叛楚 僖公二十年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智國為敵所陵而不能勝者非敵之果強也罪在於我之弱也為敵所陷而不能知者非敵之果智也罪在於我之愚也強者弱之對也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兵智者愚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後之為國者終歲憂敵之強而未嘗一日憂我之弱終

痛恨故言之最切最實讀者宜深省也

其言之其字上宜加抑字看

茅鹿門曰轉語極佳

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則○誰○敢○侮○之○哉○以○隨○之○陋○而○鄰○於○楚○以○隨○之○君○臣○與○楚○成○子○文○抗○其○強○弱○智○愚○判○然○矣○隨○非○惟○不○知○自○憂○而○又○且○不○知○自○量○怒○臂○以○當○輶○亟○蹈○禍○敗○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左○氏○之○論○以○謂○楚○雖○強○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自○知○力○不○如○楚○甘○處○於○退○怯○則○禍○何○由○至○哉○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敗○由○己○之○敗○而○不○由○人○也○見○伐○者○雖○在○人○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耶○嗚○呼○信○如○是○說○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己○也○畏○楚○而○不○敢○先○動○者○

王元美曰、立言愷切、

談則易、抑能奮勵、耐忍至此者、果幾許、

固出於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耶、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有宗廟、有社稷、有民人、而寄存亾之命於他國、惴惴自保、惟幸不見侵陋矣、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彼豈皆先犯楚者哉、隨雖量力自守、恪遵信約、疆場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吞噬、存亾之權、固由楚而不由隨也、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孰知夫善敗由己之理乎、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善者己也、極其善、則為堯、為舜、為禹、為湯者、亦己也、敗者己也、極其敗、則為桀、為紂、為幽、為厲者、亦己也、前無禦者、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隨侯果知此理、

一曲一折、與左氏反擊如溪流之與石相激呼號、

鍾伯敬曰、若孟夫子強為善而已、則兩盡之矣、

左宋襄公欲合諸

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己、况區區之楚、何足畏耶、而左氏不知己之尤、反以畏楚為量力、抑不知適所以墮人之力也、古之所謂量力者、蓋有說矣、養而未充也、為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吾之所以未動者、非憂彼之強、憂我之弱也、非憂彼之智、憂我之愚也、所憂固在於己、而不在於人也、養己充、為己成、修己備、則有所不動、動而無敵、今之伸、豈不由向之屈乎、苟以齷齪自保為量力、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噫、墮天下之力者、獨非量力之論歟、

宋襄公欲合諸侯 僖公二十年 ○宋為鹿上之盟 僖公

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宋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戰于泓宋人成列楚未既濟司馬請擊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

二十一年 楚執宋公 全上
楚宋戰於泓 僖公二十二年
宋公伐鄭 僖公二十二年
宋襄公卒 僖公二十三年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効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為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反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戰之功為不可信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為不可行果哉說之遽也是說既行帝王之兵人共視以為迂闊遲鈍之具儒者相與力挽而極辨之終莫能勝意者未知爭之之說乎與薪之不見而自謂能見秋毫者愚也責其不見者亦愚也撞鐘之不聞而自謂能聞蚋

曰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云云公卒傷于泓故也
筍皮層層剥至前段結語此段承接歷舉所謂證據法揚用修曰攻擊舒徐有度

飛者愚也責其不聞者亦愚也信之在前責之在後不見與薪者方自譽其目之明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見秋毫而始責之乎不聞撞鐘者方自譽其耳之聰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聞蚋飛而後責之乎古之難知秋毫也蚋飛也今之易知與薪也撞鐘也欲驗宋襄言古道之是非當先觀宋襄料今事之中否宋襄生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強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為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桓之伯宋襄公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觀信義與齊桓孰愈壤地與齊桓孰愈兵甲與齊桓孰愈齊桓九合諸侯終不能

魏叔子曰襄公開後世之假道學一輩若王莽其煽齋公羊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此真眯目風心之談

王濟之曰數語破盡迂腐之障

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孟之會宋襄身見執於楚幾不免虎口僅能縱釋曾未閱時忘前日之辱忘前日之懼忘前日之禍尚敢稱兵與楚爭鄭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共曉宋襄尚不能知况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斷編遺簡若滅若沒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事之疎即可驗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預知其必敗也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贖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人待虎狼不設陷穽愚而已矣

曰珍云云秦誓下

曰取云云秦誓中

弗迂克奔牧誓

王聖喻曰抑揚得體

縱降縱敵二語極奇極平

焦澹園曰學文王不與宋襄而與子

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者惟弗迂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公羊子以宋襄之戰為文王不是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襄之伐曹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

魚所謂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深得脫胎換骨之法不待辯論而公羊之說自屈尤見筆力之高也

左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早備也脩城郭賑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

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言薰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諫宋襄之辭發揚激厲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主故常此真學文王者也知子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魯饑而不害僖公二十一年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信者固信不信者亦信從者固從不從者亦從使不信者果能不信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使不從者果能不從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嗚呼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

歲也饑而不害天者自然之謂凡天下事物無不自然外者首一節說得透徹嗚呼以下世俗說自申包胥言來呂公更高一等

一篇天論觸物而發不拘拘其題

之天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能為吾知崇吾德修吾政而已彼蒼蒼者吾烏知其意之所在哉以湯之時而旱天與湯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以秦之暴而稔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湯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相預耶自世俗之說行人始離而不合矣魯僖公遇旱而欲焚巫其陋已甚賴從臧文仲之諫亟修旱備是歲饑而不害詳攷左氏之所載殆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以謂旱在天備在人泉枯石燥土焦金流人固無如天何修城節費務穡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饑者天之所為也而不害者人之所為也果如

應首節說事物皆在天中夫違者違天也背者背天也捨者捨天也唯在天地自然中故得違背且捨焉耳其言卑近親切莫眩語之奇而疑過高可也

是說則所見者不過覆物之天而已矣抑不知天大無外人或順或違或向或背或取或捨徒為紛紛實未嘗有出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天違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天取中有天捨中有天果何適而非天耶左氏意以修早備為無預於天抑不知臧文仲之諫自何而發魯僖公之悔自何而生早備之修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無動非天而反謂無預於天可不為大哀耶善觀天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成王之方疑周公其天固嘗蔽也及天大雷電以風成王肅然祇懼與召公太公共啓金縢之書

臨終拈出一證東勢提筆掉尾

左任宿須句顯史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

執書以泣始信周公之勤勞是成王胸中之天已回於執書以泣之時矣豈必待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然後知天意之回耶待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也非召公太公之知天也

成風請封須句 僖公二十一年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雖至於世降道散猶相與誦說歌詠而不衰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餘也出於故家遺老之傳者俗之餘也出於田夫野父之口者治之餘也習其教漸其俗思其治向望懷想而不能自已亦其勢之當然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足不踰於牆屏視不下於堂廉組織是供脯修是職其視先

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

自首雍容說入詩自詩入文武周公之化咀嚼有滋味呂公嘗著讀詩記其深於葩經有故也

茅鹿門曰括出者皆與名教攸關東萊固有功于聖學矣

王之道果何物耶蓋嘗觀詩之變風往往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綠衣莊姜之詩也泉水衛女之詩也柏舟共姜之詩也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其辭忠厚雅馴憂而不傷勁而不怒藹然文武周公之遺澤在焉是孰開之而孰誘之耶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化固有默行乎禮教風俗政治之外者矣不然則婦人女子豈告語之所可及防範之所可率哉成周之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能忘則文武周公之用功深矣遠矣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成風請救須句特以親昵而發蓋人情之常不足深道然其言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成風以一女子而造次

閔公元年齊仲孫湫云昭公二年韓宣子云云就周禮表出周禍出一婦人之口着眼高人

發言不捨周室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潛中其心陰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周澤之長也吾嘗紬繹成風周禮之說如仲孫湫如韓宣子輩其知之者代不乏人至周禍之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平王之東降於列國國異政家殊俗各私其私各戚其戚燕不謀楚之難齊不預秦之憂曰天禍晉國者晉人自言晉禍也未聞在晉而言周禍者也曰是衛之禍者衛人自言衛禍也未聞在衛而言周禍者也成風請救須句自常情言之必以邾既滅須句勢將逼魯實魯之禍庶幾可動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專言周禍周自有禍何

鍾伯敬曰不作別解只就周字翻弄句巧而味長

憂天墜不恤緯皆如痴而真能知憂身者

以威字收首段配以衰字搖曳於題外姿態橫生

預於魯耶成風之意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句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邾為不道翦滅周之須句則為周之魯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亟救之耶諸侯視王室如家而國則其身也以家禍為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孝以國禍為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忠成風之言孰謂其緩而不切哉嗚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晉楚齊秦以降數十國合諸侯之所見反出於一女子之下吾是以知周之所以衰君子未嘗不嘆息於斯焉

秦晉遷陸渾之戎僖公二十二年

左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薛方山曰字字詳確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幽也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欵也五代石敬瑭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是知居夷而華者必變夷為華居華而夷者必變華為夷物物相召者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為伊洛萬國莫先焉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自伊洛而俯眎夷狄猶鈞天帝居與匿溷然相去不知其幾千百等政使風俗墮壞何至遽淪於夷狄乎辛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為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

此事有辨矣在夷為夷風者其外貌之常也故其心有

為君子者不在夷而傲夷者其心先為夷故為小人然夷者畢竟無禮義之名是亦不可不辨

凌季默曰絕不作支離膚淺語所以為妙

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妙話又一篇警策我無禮義則我先為夷支那三代以來既為夷者不勝數如桀紂特其

不出其所以料者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合者心也跨百里而相通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中華聲明文物之地然被髮野祭意之所向已在於大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為陸渾之遷哉既為沮澤潦水自歸既為羶肉螻蟻自集既為夷俗戎狄自至卒有所以能預期於百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間田隙地散在九州者尚多也秦晉必徙於此而不之他焉陸渾亦必居於此而不之他焉是豈嘗擇而處之哉風聲氣習自相感召以然而驅之潛而趨之蓋有不能自己者矣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徙陸渾非能居不得不居罪在此而不在彼也使在我

魁已若專以衣服器械論夷則萬國互夷視何日定甲乙

楊用修曰又推進一步共見東萊識力

支那宋代人而說至此亦奇矣蓋呂公熟見南宋之已為夷故其言自公

唐太宗立承乾為太子承乾使官奴數十百人擬胡俗自作可汗

無召戎之具彼胡為乎來哉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然其言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吾以為猶未盡也善惡無定位華夷無定名一渝禮義旋踵戎狄彼被髮野祭之際固已為戎矣豈待百年而始為戎乎陸渾未遷之前戎狄其心者也陸渾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渾為亂華之始不知伊洛之為戎久矣豈待羶毳其服穹廬其居侏離其言然後謂之戎哉十九年掘鼠牧羊於北海之濱而未嘗少改蘇武之漢也承乾身未離唐宮而已純乎突厥矣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吾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子園逃歸 僖公二十二年

左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鄰謀於鄰者不若謀於家非遠則愚而近則智也愛淺者其慮略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倏然相遭猶斷梗枯槎偶相值於大澤之陂恩何從而生愛何從而發哉問焉而不對者有矣間有對者謾對也非真對也叩焉而不應者有矣間有應者謾應也非真應也操兩可之論近足以免我之累遠足以逃彼之責則自以為得計矣其為人謀而忠者蓋千萬而一遇耳乃若家人婦子則不然同分義均休戚其反覆謀議於家庭者非相為賜也如手足之赴頭目不知其然

縱橫展拓入主意則可也但恐過拓

王元美曰駁得盡情

而然也內無所隱故其情真外無所飾故其語真以真遇真懇款惻怛往往得利害之真焉彼家人婦子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智者之略固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知慮有所不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盡如塗人之為耶異哉嬴氏之於子園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當子園逃秦而歸嬴氏曾不為之反覆訂議遽告之宜歸以順其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身又自詭不泄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自為僥倖苟免之計而子園之利害未嘗過而問焉苟免固賤行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身焉父子一

僖公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入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鍾伯敬曰、造語不獨用意妙、文字氣味亦在左國之上。又曰、嬴氏所差者二嬖也、縱子圍逃歸、亦未為不是。

權機之策、似不似呂公之平生、然無

體也、夫婦一體也、害於彼則傷於此矣、此嬴氏所以始欲苟免、而終不免於二嬖之辱也、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致吾義者矣、况子圍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耶、使嬴氏當子圍之謀、歸易辭以對曰、子淹、邨於秦者、非他所、以合秦晉之交也、今不忍數年之不燕、而蔑棄敝邑、若二國何、寡君有社稷之事、不得以身服役、而使賤妾得侍巾櫛、子介然有他志、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妾將復於寡君、嬴氏苟能為此言、則子圍憚嬴氏之告、必不敢與逃遁之謀、嬴氏席秦伯之勢、必不至為子圍之害、秦伯顧嬴氏之愛、必不入重耳之策、父子夫婦之間、顧不兩

此權機則道德亦不為用、所以不為腐儒。

權謀推歸一誠、不為尾生、又不為秦儀、孫月峰曰、秀色可餐。

左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

全乎、嗚呼、嬴氏果出於此、則可以成父之志、可以解夫之禍、可以盡婦之道、可以全己之節、可以續惠公廢絕之祀、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議、一舉而數利附、使嬴氏少致思焉、則何憚不出於此也、思之苟生於情之疎、情之疎生於義之薄、土薄則無豐殖、雲薄則無甘霖、鐘薄則無震聲、味薄則無珍膳、未有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然則嬴氏之不能謀、豈在於子圍逃秦之時哉。

邾敗魯於升陘 僖公二十二年

天下有常勝之道、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此兵家之定論也、大有時而敗於小、強有時而敗於弱、多有時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賈縣諸魚門
碭音蕩溢也莊子庚桑楚吞舟之魚碭而失水注謂碭溢而失水也

而敗於寡豈所謂常勝者或不可常耶非然也用力相加也使各極其力則小終無勝大之理弱終無勝強之理寡終無勝多之理惟恃大恃強恃多障發其力而不能則與無力者同顧不如小者弱者寡者猶有毫末之力也以吞舟之魚而俯視螻蟻其小大之相去豈止相什百而相千萬哉碭而失水反為螻蟻之食人以爲小勝大也抑不知得水則魚大而蟻小失水則魚小而蟻大置其形而論其力則是大勝小而非小勝大也強弱衆寡之相勝皆此類也故曰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戰兵未接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然升陘之役僖

鍾伯敬曰造語新而古

僖公元年敗莒兵

獲莒子之弟犁二

十九年介葛盧來

朝

僖公十年齊桓公

會諸侯于葵邱二

十八年晉文公會

諸侯于踐土

孟子曰居移氣養

移體

忽字神理自首段

恃字來可着眼

公卑邾而不設備雖有衆與無衆等爾魯不若邾猶有一旅之兵一割之用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以有對無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在魯乎吾嘗論僖公之爲君納莒犁之俘受介葛盧之朝警然軒然自處於衆人之上是亦一僖公也奔走於葵邱之會周章於踐土之盟惴然眇然自處於衆人之下是亦一僖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朝盛夕衰何其多變而無特操耶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然也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既見大國之可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斯其所以禍生所忽而

彭家屏曰：屈瑕之伐羅，魯僖之禦邾，皆不設備而取敗。蓋兵者心戰，輕敵則心不固矣。所以喪師如出一轍。汪伯玉曰：議論能品。木石鹿豕陶漁，見孟子盡心上篇。衿衣鼓琴，見盡心下篇。衿畫衣也。

召魚門之辱與臧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箴僖公之病，而未知僖公受病之源也。僖公受病之源安在哉？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為驕，易地而居介莒，則將變驕為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忽小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僖公不以己為己，而以魯為己，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於魯者吾亦小之。豈非為居之所移乎？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衿衣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所移，而舜未嘗為居所移也。噫！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僖公之病，庶幾其

有瘳乎。

左鄭文夫人羊氏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饗于鄭。僖公二十二年

見奔而謂之敗，見間而謂之讎，見憊而謂之疾，何其見之晚也。未奔之前有先敗焉，未間之前有先讐焉，未憊之前有先疾焉，冥冥之中其先固已瞭然而不可揜，豈必待見形而後悟哉？楚子帥師過鄭，納文夫人之勞，受享祀之僭，又取鄭二姬以歸，固蠻夷之常態，不足以污簡冊，吾獨怪叔詹之言，何其見之晚也。叔詹譏楚子取鄭之二姬曰：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是叔詹徒知無別之非禮，而不知受享之非禮也。使楚子不取二姬，則叔詹將遂以受享為禮之

東坡先生左傳博議

卷四

豈必何其節節推詰以赴孰知句揭明主意

全篇為此數行敬慢分別讀者宜求之其心

正矣孰知夫受享之際乃無別之先乎當鄭之享楚子也陳其鼎俎肅其尊彝蠲其中冪豐其服脩威儀可則進退可度宜叔詹不悟其非禮也抑不知生天下之善者出於敬生天下之惡者出於慢一籩一豆之相去其為禮也微矣嚴之而不敢犯者敬心存也是心苟存將無所不敬推而上之至於守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為世大法者同一敬也忽之而無所顧者慢心生也是心苟生將無所不慢推而下之至於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為世大戒者同一慢也是故今日謹一籩一豆者即他日謹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今日易一籩一豆者即他日易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

禮至此亦一麒麟楨宜矣哉貴裝富飾之眩人而亂世也

何見之晚首尾呼應以為一篇結構世上紛紛不勝叔詹之多

左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頭而還

分者也楚爵則子而輒當上公九獻之儀庭實旅百之盛加籩豆六品之侈其於燕享之禮固已無別矣燕享之無別即男女之無別也均為無別耳始之罪不為輕而後之罪不為重始之罪不為小而後之罪不為大豈可立等於其間哉燕享之禮無別其罪隱二姬之無別其罪彰叔詹捨其隱而譏其彰噫何其見之晚也吏必先明法然後可以責人之踰法士必先明禮然後可以責人之踰禮叔詹猶以鄭之享楚為禮則既不知禮之為禮矣又何責楚子之踰禮哉楚子文使成得臣為令尹十三年○范武子請

老宣公十七年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晉侯使卻克徵會於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卻子至請伐齊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余將

多而不可滿者慾也銳而不可極者忿也治慾之法有窒而無開治忿之法有懲而無肆處己是法也處人亦是法也或者之論曰飢者得食則止渴者得飲則止寒者得衣則止熱者得濯則止慾者得求則止忿者得報則止我慾可窒我忿可懲乃若他人之忿慾不有以少償之彼亦安肯遽止乎嗚呼此非忿慾之譬也忿慾譬則火然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濟之則其勢隨投而隨熾忿慾譬則盜然畏盜之怒而授刃以濟之則其勢隨授而隨增薪者火之資也刃者盜之資也權位者忿慾之資也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寧有是也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嚴萬世之巨

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身乎乃老卻獻子為政注身解也

凌李默曰先立正義後面反覆辯駁文有格勢
假先王說政略朱子所不喜而呂公時發之蓋公少年好誦老泉文愛其活潑故然

以下子文武子對說讀者宜注目於

防也何人而無慾何人而無忿忿慾方興局於無權無位而不得展足將行而復駐手將舉而復斂口將言而復默忿將生而復消有谿壑貪淋之慾鬱勃炮燔之忿莫不限於權位之巨防而止止則回回則有趨於善者矣天下方馳騖於忿慾而不知反也先王固未嘗與之爭也嚴吾權位之巨防使忿慾者窘於無資氣衰力怠道窮途絕悵悵然而無所歸雖吾不使之趨於善而彼自不得不趨於善然則權位者真先王閉忿慾之巨防也歟先王以是為忿慾之防後世以是為忿慾之資何其反也楚成得臣有功於陳子文推令尹之位與之以塞其慾齊侯既辱卻克范

其開合
唐荆川曰此南華
所謂以人國為僥
倖者也

分說

解揚事見宣公十
五年韓起羊舌肸
事見昭公五年

合束

武子遽請老而授郤克政使逞忿於齊噫令尹豈賞
功之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憾之具
歟楚非置兩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有功耳如使數
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以與之春秋之時
行人見辱者何國蔑有姑以晉言之若解揚之見執
於宋圍韓起羊舌肸之見挫於楚靈是數事者如與
郤克之辱並發於一時則晉師亦將車弊馬汗東馳
西逐徧遠天下盡報諸臣之怨而後已歟甚矣子文
武子之不思也將以飽其慾適以滋其慾將以散其
忿適以張其忿故得臣之慾與位俱長成師而出服
陳服蔡服魯服鄭服曹服衛嗜勝不止貪以遇大敵

論則正矣抑漢高
不能制黠彭於反
前況子文武子責
之亦恐過酷

又分說

背城借一成公二
年寧戰齊人之語

又合束

迄至城濮之敗軍覆身殞為天下笑向若子文不界
以大柄雖驕縱怨望不過煩司敗之刀鋸耳楚必不
至於不競晉必不至於獨霸西廣東宮若敖之卒亦
必不至於偕死也至於郤克鞍之戰雖曰幸勝然忿
不思難至欲質齊侯之母苟無魯衛之諫則以晉之
驕當齊之怒背城借一之際吾未知齊晉雌雄之所
在也不幸而敗於垂成則亂原禍端武子安得不任
其咎乎得臣之慾得子文之位而盛郤克之忿得武
子之位而伸君子視人之忿慾不能救則已矣安可
假其資而成其惡乎吾嘗攷論二子之言武子誦已
亂之詩而誤領已亂之意猶未足深責彼子文之語

撇開武子專責子
文以結全篇而武
子自在其中文法
變化如雙雲之飄
空中

袁中郎曰今之為
功者大都不出三
者

為梗下宜補其子
文武子之謂乎一
句看

叔伯者一何悖耶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
仕其人能靖者有幾凡人爵不足酬功慊之者固多
矣若遽作不靖危其國家自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
是心也子文之為是言將概以盜賊小人待天下耶
自子文之言出人臣之立大功者人君或懼其不靖
反加屠戮是功者身之賊也以是位而答是功不復
問其材之能否使播其惡於民是功者位之賊也既
立大功自謂居危疑不賞之地而姦謀始生是功者
國之賊也一有大功則為身之不幸位之不幸國之
不幸孰敢以功業自奮者耶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

左懷公命無從亡
人期期而不至無
救狐突之子毛及
偃從重耳在秦弗
召懷公執狐突突
曰云云乃殺之卜
偃曰民不見德而
唯戮是聞其何後
之有
黃之寮曰此一篇
主意
孫月峰曰一句掉
轉文法靈甚提甚
陷狄云云乞食云
云皆重耳事在左

晉懷公殺狐突 傳公二十三年
明於觀人暗於觀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之末
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
矣己之難觀也人皆知以己觀己之難而不知以人
觀己之易同是言也彼言之則從我言之則違其必
有故矣同是事也彼為之則是我為之則非其必有
故矣因人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觀孰
切於此者乎晉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人徒責人之
不從己殆未嘗以人而觀己也懷公晉國之君彼重
耳特一亡公子耳狐趙之徒出從重耳陷狄困衛逃
齊脫楚人有不堪其憂者矣乞食投塊觀浴操戈人

東坡先生年譜
卷四

傳信公二十三年
孫曰亦麗亦藻

憂辱勞與樂榮安
反覆轉換採縱闔
關異樣光彩所謂
六變在手沃若者
丘瓊山曰能作如
是觀雖愚必明矣
二懷公盍空中架
構幻出無數樓閣

有不堪其辱者矣。風羈雨綫，過都歷邑，人不堪其
勞者矣。使其一日捨重耳而從懷公，則里閭歡迎，姻
族畢至，擊鮮醜酒，舒發故情，此天下之至樂也。高軒
華輶，豹飾羔裘，前趨後陪，光生徒馭，此天下之至榮
也。堂宇靚深，自公退食，體胖心廣，四顧無虞，此天下
之至安也。懷公盍亦以人觀己乎？從彼者憂如是，辱
如是，勞如是，而狐趙輩乃就之而不辭，從我者樂如
是，榮如是，安如是，而狐趙輩乃棄之而不顧，則德之
優劣厚薄，不待言而可見矣。懷公盍亦因此自反曰：
樂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也。狐趙之徒，所以崎嶇
從重耳者，豈與人異情哉？其棄樂而就憂者，必重耳

四面楚歌，非戰之
罪，亦唯如是耳。

之德，有以勝其憂也。其棄榮而就辱者，必重耳之德，
有以勝其辱也。其棄安而就勞者，必重耳之德，有以
勝其勞也。况吾以晉國之大，而增修其德，則人之從
我者，既有道德之樂，又有名位之樂。既有道德之榮，
又有名位之榮。既有道德之安，又有名位之安。重耳
無我之所有，而我有重耳之所無，有無之相形，人將
不待招而至矣。此猶為懷公而言，非論之至者也。德
之休明，冰天柱海，荒區絕漠，將奉琛重譯而皆來臣
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數僕役哉？陋矣懷公之福也。
懷公肆其褊心，不知反己，徒殺人以逞，使在外者絕
向我之意，而堅事讐之志，計無失於此者矣。雖重耳

踈進一步，歸於一
編字，老吏斷獄簡
鍊無比。

東坡先生年譜
卷四

袁中郎曰結語悠
然有餘韻

文長又不可畧舉
故不錄特揭一二
於下

翻案双提
左傳文公去蒲城
踰垣而走寺人披

苟安於外彼毛偃挾不戴天之讐思欲一逞豈容重
耳之安於外乎是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非狐
趙也懷公也

晉重耳奔狄止降服而囚僖公二十三年秦伯納重
耳止頭須求見僖公二十四年

晉文公自出亡至於霸天下拔身流離阨困之中而
成閔大豐顯之業一時諸臣狐趙胥卻推挽翊贊之
功居多焉疇諸臣之功次者文公未入之前必以反
晉之謀為冠文公既入之後必以城濮之戰為冠吾
獨以為反晉之功不若去齊而城濮之諸將序績論
勲曾未及寺人披頭須之萬一也天之生物自蘖而

斬其法文公入晉
披請見公使讓之
披曰云云公見之
告難
豎頭須竊藏以逃
盡用求納之及入
求見公辭焉須曰
云云國君而讐匹
夫懼者甚眾矣公
遠見之
文公在齊齊桓公
妻之有馬二十乘
安之從者謀於萊
下姜氏曰懷與安
實敗名不可醉而
遺之

條自華而實特造化之小者耳霜焉雪焉勁烈刻勵
翦擊其枝葉剝傷其膚理然後能反膏收液鬱積磅
礴發而為陽春之滋榮此天下之大造化也必有大
彫落然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文
公安齊之富無復四方之志苟從行諸臣亦徇其欲
則終身營邱一布衣耳幸而從行者識高慮遠謀於
桑下載而去齊奪其燕安之雨露而歷以禍患之霜
雪激之觀浴沃盥以起其憤激之鄭文子玉以作其
憂乃切乃磋乃琢乃磨向來弛墮驕怠之氣掃除咸
盡伯心勃然而生朝於武宮不失舊物向非奪其安
齊亦安能進文公之志而伯之耶文公始所以眷眷

觀浴在晉時事
沃盥在秦時事
至鄭鄭文公不禮
在楚時子玉請殺
之
了
一案

焚宮呂卻之難

蒯瞶戎州左傳哀
公十七年衛侯蒯
瞶望見戎州曰我
姬姓也何戎之有
焉翦之及亂戎州
人報其怨
盡下漢書元帝紀

於齊者屬意於二十乘之馬耳從者奪文公二十乘
之馬而與文公全晉四千乘之賦使之棄鴻毛而得
泰山可謂知取予矣苟不去齊烏能入晉然則策復
國之勳安得不以去齊為首乎文公既入晉席未及
煖已忘其初於寺人披頭須之見忿然有不平之心
若肆行忿戮則懼者甚眾雖幸免焚宮之變安知他
日無蒯瞶戎州之釁乎賴披與須力抗危言以警之
文公一聞其警忿戾俱消變淺陋褊急之襟量為廣
大易直之規模隆寬盡下人皆思奮以取城濮之勝
豈非披與須一警之力乎回萬里之迷途者一呼之
力也廖十年之廢疾者一鍼之力也登五伯之盛烈

贊寬弘盡下言盡
下情也

彭士望曰左傳寫
重耳亡適諸國每
落激昂常置心目
足令憂患人堅煉
體魄擔荷大事
左傳僖公五年晉
獻使寺人披伐蒲
重耳曰君父之命
不校乃徇曰校者
吾讎也遂出奔翟
渭濱僖公二十四
年文公讓寺人披
曰余從狄君以田
渭濱女為惠公來

者一警之力也自披須而視城濮諸將之功則我源
而彼流我根而彼幹其小大輕重判然矣此吾所以
高披須而下城濮也文公方安其小遽奪之而使不
得安於小文公方驕其大遽警之而使不敢驕於大
奪於前而警於後置文公於不得不伯之地信矣諸
臣之功也雖然此非專諸臣之功也其本實在於文
公焉文公當出亡之初不校君父之命既有君人之
資矣其未安齊之前危於渭濱餓於五鹿所以動心
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亦非一日也雖時有所蔽一
奪一警初心遽還遷移改悔速不容瞬若文公先無
其資二三臣者雖有斡旋之妙用亦安所施乎其君

求殺余云云、
所以為文公限以
下恐不免枝蔓宜
熟思辨別、

有如是之資其臣有如是之用乃僅成霸業而止此
吾所以為文公恨也洙泗之濱席間函丈聖化天運
奪子貢之學而一貫自通奪顏淵之才而卓爾自見
或警或咳或顧或盼或語或笑一警之下萬慮消亡
吾未嘗不恨文公生夫子之前而又自恨今之學者
生夫子之後也嗚呼夫子則遠矣乃若夫子之神化
蓋通萬世古今為一爐冶初未嘗息也孰謂吾生之
晚乎

晉文公秦穆公賦詩僖公二十三年 ○晉侯享公賦詩
文公三年 甯武子來聘公賦詩文公四年 荀林父
賦詩文公七年 鄭伯宴公賦詩文公十年 公享

所列二十餘事皆
左傳中賦詩者

歐陽公論作文法

季文子賦詩成公九年 公享范宣子賦詩襄公八年
叔孫穆子賦詩襄公十四年 高厚歌詩襄公十六年
穆叔賦詩襄公十六年 公享季武子賦詩襄公十六年
聘賦詩襄公十七年 鄭七子賦詩襄公十七年 慶封來
罷賦詩襄公十七年 穆叔食慶封誦詩襄公十八年
令尹趙孟賦詩昭公元年 穆叔子皮賦詩昭公三年
季武子韓宣子賦詩昭公二年 楚子賦詩
昭公三年 鄭六卿賦詩昭公六年 小邾穆公季
平子賦詩昭公十年 宋公賦詩昭公十五年
至理之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斷編遺簡呻

曰看多做多商量
多商量者心工夫
看與做者力工夫
二工夫缺一不可
天下事皆然此篇
主心故說不得不
偏讀者要善者

一篇主意在此二
句語氣頗似東坡
用力之失在不善
用抑心亦不善用
則生大害故曰就

吟諷誦越宿已有遺落至於塗歌里詠偶入吾耳則
雖終身而不忘天下之理固眩於求而真於遇也理
有觸於吾心無意而相遭無約而相會油然自生雖
吾不能以語人况可以力求乎一涉於求雖有見非
其正矣日用飲食之間無非至理惟吾迫而求之則
隨得而隨失研精極思日入於鑿曾不知是理交發
於吾前而吾自不遇是非不用力之罪也乃用力之
罪也天下之學者皆知不用力之害而不知用力之
害苟知力之不足恃盡黜其力而至於無所用力之
地則幾矣二帝三王之書犧文孔子之易禮之儀章
樂之節奏春秋之褒貶皆所以形天下之理者也天

有道而正焉
所謂七日混沌死
者
性情自然却自細
處認來

王文格曰孔子以
一言而蔽三百正
此意也
一段風調略自老
泉詩論來文或不
及而說詩趣則過
之
茅鹿門曰讀此覺
從前注疏俱可廢

下之人不以理視經而以經視經剝剔離析績疏
鑿之變多而天下無全經矣聖人有憂焉汎觀天壤
之間蟲鳴於秋鳥鳴於春而匹夫匹婦懽愉勞佚悲
怒舒慘動於天機不能已而自泄其鳴於詩謠歌詠
之間於是釋然喜曰天理之未鑿者尚有此存是固
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也遽取而列諸書易禮樂春
秋之間并數而謂之六經羈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
湯文武之格言大訓並列而無所輕重聖人之意蓋
將舉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
經使學者知所謂詩者本發乎閭巷草野之間街口
而發舉筆而成非可格以義例而局以訓詁也義例

先生一部讀詩記
自此數行中發出

善得春秋人物用
詩之意

春秋間人物說經
大抵迂僻唯詩得

訓詁之學至詩而盡廢是學既廢則無研索擾雜之
私以累其心一吟一諷聲轉機回虛徐容與至理自
過片言有味而五經皆氷釋矣是聖人欲以詩之平
易而救五經之支離也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
而變詩之平易乎蓋嘗觀春秋之時列國朝聘皆賦
詩以相命詩因於事不遷事而就詩事實於詩不遷
詩而就事意傳於肯綮毫釐之中跡畧於牝牡玄黃
之外斷章取義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區區陋儒
之義例訓詁至是皆敗春秋之時善用詩蓋如此當
是時先王之經寢墜於地易降於卜筮禮墜於僭樂
流於淫史病於舛雖名聞諸侯如左史倚相者亦不

妙用亦奇

過庭一句畫龍點

睛

漢世詩分為魯齊
韓毛又五經皆有
緯畫前漢書翼奉
傳詩有五際注引
詩內傳曰卯酉午
未戌也陰陽際會
之歲也

左晉侯賞從以者
介之推不言祿祿
亦弗及推曰天實
置之而二三子以
為己力不亦誣乎
下義其罪上賞其

過以誦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為能獨賦詩尚未入
於陋儒之學是先王之教未經踐躡巋然獨全者惟
風雅頌而止耳此孔子所以既論之六經而又以首
過庭之間也火於秦雜於漢別之以齊魯汨之以讖
緯亂之以五際狹之以專門銖銖而析之寸寸而較
之豈復有詩意安得春秋賦詩之說語之

介之推不言祿僖公二十四年

居爭奪奔競之中而見曠逸高世之舉囂塵滯慮一
掃而空心開目明頓還舊觀暑風早雨不足以喻其
快也渴漿饑炙不足以喻其美也沂浴零游不足以
喻其清也晉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臣駢首爭功子

姦上下相蒙難與
 處矣其母曰盍亦
 求之以死誰對對
 曰尤而效之罪又
 甚焉且出怨言不
 食其食其母曰亦
 使知之若何對曰
 言身之文也身將
 隱焉用文之是求
 顯也其母曰能如
 是乎與女偕隱遂
 隱而死晉侯求之
 不獲以綿上為之
 田曰以志吾過且
 旌善人

犯之受璧顛頡魏犢之縱焚要切狠戾有市人之所
 不忍為者而介之推獨超然處眾紛之外孰謂此時
 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咨嗟歎頌
 而不能已也雖然盜跖之風不足以誤後世而伯夷
 之風反可以誤後世魯桓之風不足以誤後世而季
 札之風反可以誤後世凡入之情既惡之則必戒之
 其所以陷溺而不知非者皆移於所慕也然則介之
 推之失其可不別白以警後世乎推尤諸臣之貪功
 其言未必非也其言之所自發則非也使晉文賦之
 以祿推以此為辭祿之言雖不盡中理猶不失為捐
 介也今既不得祿而為此言則是借正義以泄私怨

傳割股之說琴操
 禁火之事皆後人
 為之傳會以奇其
 跡
 魏叔子曰以呂卻
 之才而狐趙諸人
 不薦以共事以介
 推之功而無有代
 之白者吾於此知
 文公諸臣不過功
 名之士非有器識
 度越以入才國體
 為心者也
 案之推狹量捐介
 故不合人所以脫
 賞蓋清而忤者母

耳、向若晉文位定之後首行推之賞置之狐趙之間
 吾不知推之發是言乎不發是言乎竊意斯言之未
 必發也推之言不在於祿方賦之初而在於祿不及
 之後吾固疑推之不主於理而主於怨也怨而忿詈
 未足多責惟不明言其怨而借理以逞怨者君子疾
 之時不我用必曰此時不可進也未嘗肯明言吾怨
 時之遺我也始若見用則必不為此言矣人不我舉
 必曰此人不足附也未嘗肯明言吾怨人之棄我也
 始若見舉則必不為此言矣同是時也用我則為治
 不用我則為亂同是人也舉我則為賢不舉我則為
 愚何其無特操耶此君子所甚疾也吾固疑推之未

亦同性之人所以欲皆隱

自不用意中摘出真證鞠審機警罪犯如推亦必不能復辯

審理精到分析明白推固當首服而世之舍已而咎人

免乎借理以逞怨也推高士也未易以凡人窺利心量也事固有外似而中實相遠者安知推之果出於怨也推吾所敬也因其似而加推之罪非惟不忍亦不敢也以怨斷推之罪非吾之言也乃推之言也非推之言也推母之言也推自謂既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亦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母子之間真實底蘊舉皆披露推安所逃情乎推若果以從凶之臣為不當賞則狐趙從凶之臣也已亦從凶之臣也其不當均也文公之賞狐趙固濫而可責也賞者為濫則不賞者乃理之常也是文公失之於狐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常我自安其常怨何為而生身何為而

鳴其不平者亦當汗背

彭士望曰介推念對拈一天字暗透晋文左腹抹煞狐趙苦辛開後世趙醢烹藏之釁此伎刻之尤者也

左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鷄冠鄭伯聞而惡之

隱乎是非無兩立之理賞者是則不賞者非賞者非則不賞者是今推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而逞怨也天下固有迹高而心卑形清而神濁者矣如推之徒是也聚爭名者於朝聚爭利者於市山之巔水之涯忽遇如推者焉非不蕭然可喜也怨心內積則林麓未必非幽繫之網澗溪未必非忿激之聲也吾未見此之果勝彼也

鄭伯使盜殺子臧僖公二十四年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一粒之穀投倉窖歷歲月混埃塵焦稿頽敗若無復有生意矣偶得半犁之土

使盜誘之、八月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魏叔子曰、使盜誘之、則子臧可交游行事、亦可想見其不端矣、

則芄芄覆塊、無信宿之淹、根在焉故也、是根苟存、倉窖所不能腐、歲月所不能隔、埃塵所不能淹、使與土相遇、其生意蓋森然而不可禦矣、生藏於一粒之中、無久無近、遇物則必榮、惡藏於一念之中、無久無近、遇物則必發、鄭世子華以賣國誅、其弟子臧出奔宋、竟坐聚鵠冠而為鄭伯所殺、當見殺之時、去子華之誅、殆將十年、而宋鄭之封疆亦不啻數百里也、風聲不相接、利害不相及、鄭伯之視子臧、與塗人等耳、鵠冠之侈、第得於道路之傳、其在鄭伯、初無損益、以常情揆之、不過付之一笑耳、聞之非所怒也、怒之非所殺也、今鄭伯一聞鵠冠之侈、陰謀詭計、必置之死地、

汪伯玉曰、此其正解、

步搖飛翾、漢書江充傳、充所常被服冠、武帝異之、注、禪纒、故步則搖、以鳥羽作纒、
鍾伯敬曰、用鷄貂

而後止、何其喜怒之不類耶、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也、特遇冠而發之耳、鄭伯殺子臧之根、固已萌於附子華之時矣、以國君而誅一亡公子、如孤豚腐鼠、何所不可、乃淹遲而不發者、非有所待也、時移地移、鄭伯固已忘其怒也、怒則忘、而怒之根不忘、未與物遇之時、固伏匿而不見、及鵠冠之傳、忽動其根、前日之積忿宿憾、一旦如新、非翦滅其身、不足以逞其毒、此所以罪之小而怒之大也、雖鄭伯亦自不能言其所以怒、况他人耶、自他人視之、則冠鷄未必不附於孔門、貂蟬未必不貴於漢室、步搖之冠、飛翾之纒、未必不見奇於武帝也、聚鵠為冠、豈有可怒之實耶、鄰

映帶鶴字，又開纖巧法門。

又曰：苗鈴二喻，濃艷而雋，可謂東萊別調。

嗚呼以下，更推一層，入道學心理。

再下嗚呼字，結二是以云云。

再下嗚呼字，結二是以云云。

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愛溺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怒在人而不在冠也。以我之不怒，笑彼之怒，則過矣。嗚呼，鄭伯之怒，子臧本於一念，而子臧朋附子華之邪志，亦根一念間耳。根於一念，遇物而發，雖事在十年之前，身居數百里之外，終不能免，其亦可畏矣哉！十年之久也，數百里之遠也，而忿怒之根終不忘，吾是以知怒之不可藏也。十年之久也，數百里之遠也，而邪慝之根終不忘，吾是以知邪之不可萌也。嗚呼，去惡者，其務去其根也。哉，子臧雖欲遷善改過，以去邪慝之根，然鄭伯之怒已根於胸中，其能保其遇物而不發耶？曰：鄭伯何為

更下第三是以字，下乘勢卷收於題為餘意，於示人為主意。汪伯玉曰：此其本意。

左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

而怒也，以子臧而發也。過在子臧，而怒在鄭伯，吾是以知人心固相通而無間也。子臧之過，既可以動鄭伯之怒，則子臧之改，獨不可以動鄭伯之喜乎？想子臧意方回於睢陽之野，而鄭伯之顏已解於溱洧之濱矣。心之相通，胡越無間，况父子間耶。

衛禮至殺邢國子僖公二十五年

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託金石以不朽。然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其所託者，未必真可恃也。一得其託，不銷不泐，視古今如且暮者，果何物？曰：君子之論是也。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學也。天下不見周之量，

禮至為銘曰余按
殺國子莫余敢止
汪伯玉曰讀之爽
口快心

周量周禮冬官臬
人臬氏為量其銘
曰時文思索允臻
其極嘉量既成以
觀四國
袁中郎曰跌宕多
姿

自起首及覆轉回
總歸君子之論也

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是則銘託於湯盤
者反不如託於大學之堅銘託於周量者反不如託
於周官之固君子之論其可恃豈金石比耶善託於
君子之論固不朽惡託於君子之論亦不朽衛禮至
行險僥倖而取其國恬不知恥反勒其功於銘以章
示後世人皆以禮至之惡因金石而遺臭萬世也抑
不知禮至之惡雖因金石而傳不因金石而遠自今
而求禮至之所銘者鼎耶鐘耶敦耶斝耶而已滅已
沒化為飛塵蕩為太虛無絲髮之存矣物不存則銘
不存銘不存則惡不存然禮至之惡播在人口初不
隨物而朽吾是以知禮至之所以遺臭萬世者非金

五字

王文恪曰立議大
有功于春秋非空
言也

石也君子之論也使幸而不為左氏所載則銘亾而
惡亦亾矣豈至於今日猶為人詆訛而不已耶見辱
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
所以筆誅口伐於華門圭竇之間而老姦巨猾心喪
膽落者恃此權也遇伯樂者駑駘之不幸遇匠石者
樗櫟之不幸遇左氏者禮至之不幸向若禮至之事
偶逃左氏之紀錄其辱亦必有時而止矣是舉衛國
之嘲哂不如左氏一字之辱也禮至之辱雖他人為
之汗顏泚頰然至曷嘗自以為辱哉想其顯書深刻
之時未必不願君子之紀錄也以辱為榮其無愧而
不知恥蓋不足多責吾竊怪戰國秦漢以來用兵者

孫月峰曰不剝入
骨髓不已

茅鹿門曰此一轉已不勝淋漓未再一轉悽悽惻惻幾于哭矣甚矣風俗云云重出殊表慨嘆之意萬怪幻出之世眼光迷離唯有眩倒而已

反覆狙詐大率皆禮至之比不特其人自矜其功而作史者亦從而咨美頌歎之以誇示來世甚矣風俗之日薄也春秋之時有一禮至人固已指為異物特書之以為笑端孰知後世為禮至者將千百而未已耶又孰知後世執筆而記之者亦禮至之徒耶甚矣風俗之日薄也抑吾有所深懼焉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能笑禮至之妄也戰國秦漢以來為將者其視禮至相去幾何然史之所載閎麗雄偉可喜可愕讀史者奪於其辭而眩於其實未必不慨然慕之矣同是事也讀左氏之書則隨左氏而輕之讀後世之史則隨史官而重之吾心之真輕重安在耶今日之游

揚之泣歧墨之悲絲一齊放出無限風神

於書他日之游於世一也游衆正之間則見貪冒者賤之而不為游衆邪之間則見貪冒者慕之而欲為人正亦正人邪亦邪正者難見而邪者易逢終必為小人之歸而已矣吁可畏哉

晉文請隧 ○ 啓南陽 圍陽樊 圍原 問原

守 並僖公二十五年

左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

言周秦之強弱者必歸之形勢其說蓋始於婁敬敬之言曰周公營成周都雒以為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天府論周秦之形勢者皆宗於

楊用脩曰立論必推其原勘理必求其至所以與俗見迥別

素嘗謂凡天下之事宜細別至施之則可合行如德與形勢亦然已得其一尚足雄視况能兼之乎呂公意亦

敬吾獨謂敬所見者特平王之周耳曷嘗見文武成康之周哉敬以周之形勢為弱秦之形勢為強抑不知敬之所謂秦乃文武成康之周也文武成康之世岐豐乃周之都如敬之言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者蓋皆周之形勢當是時安得有所謂秦者耶迨至平王東遷輕捐岐豐之地以封秦遂成秦之強是秦非能自強也得周之形勢而強也秦得周之形勢以無道行之猶足以雄視諸侯并吞天下况文武成康本之以盛德輔之以形勢其孰能禦之耶是天下形勢之強者莫周若也敬何所見而遽以弱名周耶吾故曰敬所見者平王之周而未見文武成康之周也敬

如是

王聖俞曰論形勢合德源見帝王之大但未可為腐儒道也
以上駁敬說以下論周子孫竊案非字上或脫抑字此二句上下轉換之

論周之形勢既謬其論周之德蓋謬形勢與德夫豈二物耶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人未有恃氣之充而置身於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國於易亡之地者王者之興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勢亦必有以先天下文武成康之德天下莫如也岐豐伊雒之形勢天下亦莫如也兩盡其極而未嘗有所隆殺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隆其德而殺其形勢是有時而不用其極矣烏得為王者之道耶陋矣哉敬之論也非特敬為然雖周之子孫莫不皆然晉文公既定子帶之難請隧以自寵襄王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

桓不可省一字也

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之類庸主概然

茅鹿門曰此辯明甚

再揭前論駁襄王極緊

鍾伯敬曰寫得可

東坡先生正統傳議 卷四

攢茅之田襄王之意以為吾周之為周在德而不在形勢典章文物之制子孫當世守之不可一毫之假人至於區區土壤吾何愛而以犯強國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禮文不以與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墮其二烏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披其肩背斷其手足自謂能守氣者吾不信也嗚呼周自平王捐岐豐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猶恐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削耶奈何子孫猶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界鄭明年五月割酒泉界緡文武境土歲朶月耗

憐

一喻兩用辯詰殊覺簡勁

前自襄王說入晉文此自晉文說入襄王有錯綜之妙

特限有穴長之弊耳

唐荆川曰補此一

至襄王之時鄰於亡矣又頓捐數邑於晉猶棄糧於陳蔡之間揮金於原曾之室果何以堪乎周之湮替至此見之者皆為之憫惻晉文乃忍於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亦猶奪糧於陳蔡之間攫金於原曾之室其亦不仁甚矣噫晉文獨非周之苗裔耶坐視宗國之危蹙不能附益反從而漁奪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議者反屑屑然論其伐原之信問守之非何其捨本而求末也晉文之不仁至是固自不可以人理責向使為襄王者知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以正義大法明告於晉晉雖強暴未必敢遽加無道於周也雖然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賞之繁纓夫子以為不

東坡先生正統傳議 卷四

段方周到無遺議
議論垂盡折衷仲
尼文字汪洋可驚
可愕且一難一解
語不費而意自切
真大手筆
抑素尚竊疑有關

如多與之邑。隧之與繁纓。不亦大乎。襄王重隧而輕
邑。適合夫子之訓。夫子是則襄王亦是。襄王非則夫
子亦非。必居一於此矣。曰不類。仲叔于奚。內臣也。雖
多與之邑。猶衛地也。晉文公外臣也。朝受圖而夕設
版矣。是不同。

展喜犒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魯如楚乞師 上 楚伐

宋齊 上

左齊孝公伐我北
鄙。公使展喜犒師。
使受命于展禽。齊
侯未入竟。展喜從
之曰。寡君聞君親
舉玉趾將辱於敝
邑。使下臣犒執事。
齊侯曰。魯人恐乎。

緩則信。急則詐。安則信。危則詐。習俗之情皆然也。公
卿大夫平居佚豫。侃侃正論。視儀秦代厲。為何等物。
一旦羽檄雷動。邊聲四起。槍攘怵迫。不知所出。有能
拾儀秦代厲之遺策。以排難解紛者。則皆欣然恨聞

對曰。小人恐矣。君
子則否。齊侯曰。室
如縣罄。野無青草。
何恃而不恐。對曰。
恃先王之命。昔周
公太公。股肱周室。
來輔成王。成王勞
之。而賜之盟。曰。世
世子孫。無相害也。
載在盟府。大師職
之。桓公是以糾合
諸侯。而謀其不協。
彌縫其闕。而匡救
其災。昭舊職也。及
君即位。諸侯之望
曰。其率桓之功。我

之晚。彼非。遂忘前日之論也。苟以濟一時之難。不暇
顧一時之詐也。故無事則為君子。有事則為小人。在
國則為君子。在敵則為小人。彼其心以為誠信者。國
家間暇用之。以厚風俗。則可耳。四郊多壘。此何時也。
兩陣相向。此何地也。區區之小謀。豈當施於此耶。可
以為吾利。雖置敵於害。勿恤也。可以為吾福。雖置敵
於禍。勿恤也。彼孰知君子之道行乎。兵革之間。固有
兩全而不傷者耶。聞其語。未必信有其人也。聞其名。
未必信有其實也。吾請舉其人。指其實。以曉之。齊孝
公親帥師伐魯。北鄙。魯使展喜犒師。其行也。實受辭
於柳下惠焉。他人為之辭。必掉闔詭辨。期於誤齊而

東萊先生本此世語

敵邑用不敢保聚
曰豈其嗣世九年
而棄命廢職其若
先君何君必不然
待此以不恐齊侯
乃還

馮李驥曰孝公之
還雖動于辭令實
因國有外寇正諱
所謂假手脫者遂
令大功歸于儒生
此史家妙用

全魯吾觀柳下惠之辭何其溫厚誠篤守約而施博也首告之以先王之命以發其尊周之心繼告之以周公太公之睦以發其親魯之心終告之以桓公之盛以發其圖伯之心既為魯慮之又為齊慮之初無一語之欺想展喜致命之際齊侯一聞王命之重必肅然而敬再聞齊魯之舊必驩然而和三聞伯業之盛必慨然而奮向來憤毒怨憾之氣陰銷潛鑠不知所在是宜還轅反旆不待其辭之畢也柳下惠之辭命無儀秦代厲之詐而有儀秦代厲之功然則排難解紛者變詐之外豈無術耶吾今而後知存魯亂吳破齊強晉霸越者決不出於孔子之徒也雖然柳下

一轉渺然波瀾打
天

古語淮南子

桂棹擊空明飄飄
欲羽化而登仙

惠之辭命則善魯所以用其辭命則不善齊孝公成師以出既臨魯境在常情論之豈有聞一言而遽還者乎孝公度越常情樂於從善不憚三軍之暴露徒手而還是有大造於魯也魯曾不知報齊之施反以德為怨與楚連兵而伐齊是柳下惠之辭命適為魯欺敵之具耳古語有之柳下惠見銘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銘曰可以黏牡此言非為盜跖也為魯也盜跖得柳下惠之銘而為盜跖魯得柳下惠之辭而為詐一物而兩用一言而兩心隨人之所見何如耳銘與辭何罪焉然則魯之君臣是一盜跖也

楚滅夔 僖公二十六年

左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姦說陽虎之語編於孟氏之書則為格言是非變其言也氣變則言隨之變也於此有木焉柯幹固未嘗改也春氣至則枯者榮衰者盛陳者新悴者澤秋氣至則榮者枯盛者衰新者陳澤者悴氣也者潛乎柯幹之中而浮乎柯幹之外者也惟言亦然溫厚之氣加焉凡勁暴麤厲之言皆變而為溫厚忿戾之氣加焉凡溫醇和易之言皆變而為忿戾不動一辭不移一字而善惡相去若天淵然是孰使之然哉氣也氣

口便奇特

與前展喜鑄師論並讀及對相照大有益於學者

孔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孟曰知言養氣今日君子治氣不治言是大大可疑

魏叔子曰夔子辭倨非對大國之禮若曰我先君熊摯有疾自竄於夔是以不得嗣楚禮諸侯之祀不過其祖故支子不祭若我祀祝融與鬻熊是二楚也敢干典禮以亂大國之祀魯

可以奪言言不可以奪氣故君子之學治氣而不治言夔子之對楚問正也其激楚怒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禮也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非所以為罪也此固先儒之所已論也然夔子言之所守則是言之所出則非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為忿戾之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反以速禍豈不甚可惜哉夔之不當祀祝融鬻熊楚固知之知之而且問者特假以為發兵之端耳在常情不得不忿也忿心既生言亦隨厲故其對楚之辭則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忿戾

祖周公而不敢祀
公劉衛祖康叔而
不敢祀后稷今大
國以是為討是教
貳也其猶有可赦
也夫則楚師必去

左傳隱公四年衛
石碚為國殺其子
厚漢書金日磾傳
惡其長子湣亂殺
之日磾薨諡曰敬
侯

案厚及日磾長
子未聞有子是
假設言之

之氣殆如矛戟傷人至今讀者猶為之變容况讐敵
乎使夔有君子亦必以不當祀為對然其言之所自
出則異矣惟其空國無君子故蔽於私忿徒能為不
當祀之對而弗暇思不當祀之由及追咎失楚讐鬼
神之不祐何其悖耶嗚呼祖可讎是天可讎也果如
夔子之言則石厚之子可以廢碚之祀而日磾之孫
蓋有不入敬侯之廟者矣夔之始所以不祀者曷嘗
有是意耶人情固有自譽而以惡為美者矣未有自
誣而以美為惡者也夔之祀典本出於禮今務快其
忿甘自處於悖逆而忘其守禮之初心忿戾之移人
可畏哉忿楚子而上及吾祖何怒之遷也怒止於楚

何其悖耶何怒之
遷也二何相配應
而忽偏承遷字發
問垂戒於文外敏
甚

下所舉皆鄆陵戰
時事文長宜檢傳
領其曲折
於許之於一本作
于又作圍圍似是

其可自附於不遷怒乎曰未也所謂遷怒者非待怒
室及市然後謂之遷也非待怒甲及乙然後謂之遷
也怒在於彼遷之於我是之謂遷怒在於彼而遷之
於我是猶奪人之醜而自飲其不裂腹潰腸者幾希
彼顏子之不遷怒果何以異於人哉亦不奪醜者之
智而已矣

宋叛楚即晉
僖公二十六年
楚子將圍宋
止文之教
也
僖公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曹
止會諸侯於許
公僖

戶有樞言亦有樞射有的言亦有的屠有會言亦有
會一得其樞萬戶皆開一破其的萬矢皆廢一中其

千古史乘是非紛紜弗決何得明識如孔子者定之蓋古人亦如罪犯數罪俱發善斷其一則他可舍然其事甚難所以致紛紜也

會萬理皆解千世之所不能決百家之所不能定群說之所不能該聖人折之以一字而包羅交結舉無所遺是果何術耶蓋所運者樞所貫者的所據者會也晉文公之伯諸侯其謀畫其政刑其征伐其盟會使後世學者定其是非必條陳縷數之曰此臧也彼否也此優也彼劣也此工也彼拙也雖累牘聯簡猶未能盡其是非而吾夫子斷之一字曰譎而已味譎之一字而觀晉文之平生千源萬派滔滔汨汨皆赴於一字之內動容周旋橫斜曲直無往非譎如拔其尤者論之楚與宋皆有德於文公者也兼受二國之施則當兼報二國之德豈當有所偏助哉文公之心

豪傑畢竟大盜耳故以信義駕御其部下而不顧恩於君况敵乎曹操司馬懿劉裕是也如晉文尚其小者

晉文尚姦雄之小者至大姦則譎詐更巧抑譎愈巧而假名義愈大余又以知名義之貴重也

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者也楚強國也挾前日之德而陵我者也今楚伐宋為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不寧惟是吾方圖霸業坐視楚橫行而不敢較則霸權在楚不在晉矣然遽加兵於楚則天下必以我為背惠食言其誰與我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衛皆楚親暱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怨楚之實使兵端發於楚而不發於我待楚之先動而後徐起而應之則雖破楚而無背惠之名其為謀可謂譎矣此猶非其譎之尤者也文公名雖救宋而意實在於勝楚時天下之強國惟晉與楚必先摧楚之鋒然後晉

姦雄謀略扶摘不
漏抑當時若檢晉
文帷幕中其謀略
必有過此者

武侯中憫則司馬
懿激而不怒以非
子玉輩之比

可以專霸於天下。楚子固倦於兵，其狠戾而好戰者，獨一子玉耳。倘不深激楚之怒，則楚將知難而退。晉楚之雌雄不決矣。於是因執曹伯，分曹衛之田賜宋，所以深激楚之怒而趣之戰也。苟文公意止於救宋，則當宛春之使，必欣然而從矣。何者？始伐曹衛，本所以救宋也。今楚果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我復曹衛，彼釋宋圍，兩得其欲，何為不許之乎？文公非惟不許，乃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於勝楚，而不在於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耳，孰知其譎之尤一至於此乎？至於退舍之事，則其譎又深矣。

名將欺人，自後世而觀之，概兒戲，蓋非類兒戲者，則人不能一見而解，但願兒戲之運用，巧拙如何耳。

當時晉君臣經萬難來，廟算之明，如燭照數計，如子玉持統袴驕兒，夙已玩之掌上。

楚本無與晉競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自常情論之，雖車馳卒奔，猶懼失楚師，况退舍避之，使子玉得假以為班師之名乎？蓋文公固已料子玉於度內，明知子玉內懷薦賈之謗，急於立功，以刷其恥，見吾之退避，必謂幸遇脆敵，功業易取，無若此時，雖吾退十舍，猶將來追，况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為其所眩惑而不自知，雖明智如左氏者，猶信其我退楚還，我將何求之語，載之於書，信矣。文

二是以急節奏與上文變化而以要皆二句總結垂淚斬馬鬣武侯已失之宗澤不斬岳飛為千古美談呂公何失之目眩

嗚呼以下詠嘆發餘意

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若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然毀邯墓以脅曹果，王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暴，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三罪而民服，若欲自附於王者之刑矣。然舍魏犢而屈法，果王者之刑耶。踈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統而論之，大則如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誤敵，殆未易徧舉要皆不能出夫子一字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嗚呼，文公之譎，所就者區區之霸業耳。其師一動而子叢死於魯，子玉死於楚，叔武歿，大士榮元，咺子適子儀死於衛，鄉若晉師不出，則是皆無罪之人也。至於若偏若裨若輿若

已是姦雄，豈顧積骸為山，呂公責晉文以為君子而然乎。

此數事間恐有為不知而欺人者，然自古無數姦雄為女子小人所欺而不覺者比比矣。况晉文乎。獨晉文不陷大禍而全終者，以其十六年道路磨琢之也。下所列皆左傳中所載之夢，亦以繁

臺膏潤原野，名不登於簡冊者，抑不知其百耶千耶萬耶。忍哉。文公之不仁也。雖然，文公始欲譎人而終不免為人所譎。曹伯之當執，當復衛侯之當殺，當釋出於文公可也。顧乃為巫所譎而還曹伯為醫，所譎而生衛侯，至於反衛侯於國，則為魯所餌而使恩歸於魯。魯諸侯也，受其譎猶不足深愧，孰謂巫醫下流其譎又有在文公之上者耶。吾所以深為文公愧而益知譎之果不足恃也。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 僖公二十八年 ○楚子玉夢河神

求瓊弁玉纓 上 燕姑夢天與已蘭 宣公三年

魏顆夢結草之老人 宣公十五年 韓厥夢子輿

不一一舉其文

東坡先生左傳博議

卷四

成公二年 趙嬰夢天使
 成公五年 晉侯夢大厲
 成公十年 夢疾為二豎子
 成公十年 小臣夢負公登天
 成公十年 呂錡夢射月
 成公十年 聲伯夢瓊瑰
 成公十七年 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
 成公十七年 魯昭夢襄公祖
 成公十七年 孫穆子夢天歷己
 成公十七年 魯昭夢襄公祖
 成公十七年 晉侯夢黃熊
 成公十七年 孔成子夢康叔
 成公十七年 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
 成公十七年 趙宣子夢文公授之陸渾
 成公十七年 宋元
 成公十七年 公夢太子欒即位
 成公十七年 曹人夢眾君子
 成公十七年 立於社宮
 成公十七年 衛侯夢渾良夫
 成公十七年 宋得夢已為烏

晉衛玠問樂廣夢
 廣云是想玠曰形
 神所不接而夢豈
 是想耶廣曰因也
 未嘗夢乘車入鼠
 穴擣齏噉鉄杵皆
 無想無因故也
 東坡云人有牧羊
 而寢者因羊而念
 馬因馬而念車因
 車而念蓋遂夢曲
 蓋鼓吹身為王公
 夫牧羊之與王公
 亦遠矣想之所因
 豈足怪乎

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
 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
 蓋固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
 實因於前日之想也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
 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
 矣自○大○處○立○論嗚呼萬物皆備於我萬理皆備於心豈以想而有
 豈以不想而無哉耳之所聞者有限也然天下之聲
 皆具於吾耳之中非可以聞不聞限也目之所見者
 有限也然天下之色皆具於吾目之中非可以見不
 見限也心之所想者有限也然天下之理皆具於吾
 心之中非可以想不想限也上天下澤內華外夷往

東坡先生左傳博議

卷四

四十四

坡翁自禪理悟出
呂公更拈二喻翻
弄說來輕妙無比
抑亦帶蕙嶺語氣
亦是呂公狡獪之
處

古來今其鉅其細其晦其明皆與吾心同流而無間
或感於志氣或動於四體或發於夢寐層見錯出軸
運機旋豈待想而後有因待因而後有夢耶苟必謂
因想而後有夢則是未想之前胸中本無是物因想
而後有是物也未想之前胸中本無是理因想而後
有是理也抑不知心猶地而想特其一塵耳心猶海
而想特其一漚耳以想為心何異指塵為地指漚為
海乎是其為論淺狹潰亂猶未離乎夢中語及欲證
他人之夢甚矣其惑也歷舉左氏所載之夢自晉文
公至於宋得無慮數十名之以想可也名之以因亦
可也至於叔孫穆子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

衛玠聞廣言思而
不得致病若當時
聞此等語必霍然
全治又必不為人
看殺

孔子一證蓄而出
之結尾是畫龍點
睛法

人夢公孫強之名於強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
出於因乎雖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義
也○以有窮之說而欲盡無窮之理以有外之見而欲
測無外之心難矣哉嗚呼理本無窮而人自窮之心
本無外而人自外之故左氏之所謂夢出於因因所
想之外蓋無幾其餘未有不局於區區念慮之間者
也持樂廣之論以揆之固已十中其八九矣然醫不
至於神治常疾則精治非常之疾則疎論不至於極
談常夢則合談非常之夢則敗魯襄公之夢周公固
子服惠伯之所能辨也如使論孔子之夢周公吾不
知其何辭以對

左晉侯作三行，以

禦狄。

武公一軍，見莊公

十六年。

獻公作二軍，見閔

公元年。

文公作三軍，見僖

公二十七年。

先撤一筆。

晉侯作三行僖公二十八年

事固有當責而不可責者，奢者可責也，多與之財而責其奢，不可也。醉者可責也，多飲之酒而責其醉，不可也。晉自武公始受一軍，啓封，繼以獻公之強，行其一軍爲二，繼以文公之伯，行其二軍爲三，猶以爲未足，復創爲三行之制，外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內僭天子之實，議者並以文公爲可責也。吾獨以爲當責而不可責也。亦嘗聞周室軍旅之制乎？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一軍之制爲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三軍。

舉制度，示限制之定則，言確而理明。

自禮上，拔本塞源，治紛亂者，著手順叙，宜如是。

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之一軍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其軍，亦窘於無人，而不得騁矣。王者之於諸侯，典祀陵節，所當問也。車服亂常，所當問也。宮室改度，所當問也。樂舞踰數，所當問也。獨軍旅之制，有所不必問焉。非軍旅果輕於典祀車服宮室樂舞也。感之以地，束之以人，雖使僭之，亦不能僭也。王綱上舉，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強不犯弱，則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晉之所以能僭六軍者，適當周室失政之時，南吞北噬，東攘西略，以斤

再提前喻再表主意鎖結鏗然有響

是固非衰周所能然論治之方唯當如是而已後世當可能之機尚因循含實而爭名者可深省也已

漢書高祖紀令賈

大其國增地必增人增人必增軍野曠則風勁川漲則舟高國大則兵衆矣夫何疑耶既已容其兼并而反責其軍制之僭是猶多與之財而責其奢多飲之酒而責其醉也此吾所謂事有當責而不可責者也為周室計者當深絕晉兼并之原至於軍數之多寡則在周室初無損益焉周果能治晉兼并之罪披其地奪其人則善矣不然則合為一軍者是衆也晉之強自若也分為六軍者是衆也晉之強自若也是一軍者未分之六軍而六軍者既分之一軍也吾何為喜其一而怒其六哉軍數之多寡不足為損益則先王之制禮銖兩毫髮至嚴而不可踰者果非耶曰賈

人母得衣錦繡綺穀絺紵芻操兵乘騎馬上文財酒外更發一喻以不了語結之妙甚

左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歎白黑形塩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云云吾何以堪之後漢順帝時冀州刺史蘓章行部與故人甚歡曰今日

人不得衣綺穀者政也盜賊不得衣綺穀非政也盜賊非剽掠不能具綺穀晉侯非兼并不能具六軍舍其剽掠而責其服之侈儉舍其兼并而責其軍之多寡可耶不可耶

周公閱聘魯 僖公三十年

身者寄也軒冕者身之寄也是道家者流之論也人自送丞相長史而張君嗣厭其勞魯自待宰周公而自敬長史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姬閱辭其享認而有之非惑耶信如是言則有宰周公而又有姬閱是身與位為二也蘇孺文視身與位為二故指飲故人按故人者為兩事苟道將視身與位為二故指殺弟哭弟者為兩人傷恩敗教其禍有

蘓籀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姦賊晉荀晞從母子犯法晞杖節斬之素服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者荀道將

一曲更開別路柳州所謂舟行若窮忽又無際者昌歆注昌蒲蘊白熬稻黑熬黍形塩

不可勝言者非二之罪耶。儒者之論則進是矣。居其位而無其德。為身之羞。居其位而黜其禮。為位之羞。身者一夫之私也。位者萬世之公也。周公閱以德薄自愧。不敢受魯之享。抑不思所居者上宰之官。所持者天子之節。所享者先王之禮。今徒以一夫之無德而廢萬世之常尊。是避身之羞。而為位之羞也。是知身之不足當其禮。而不知身之不足當其位也。如愧之莫若。亟去其位。則受之禮則辭之。受其大而辭其細。豈不甚可責耶。以儒者之論。而責周公。閱固無所逃罪。然吾竊有所矜焉。周公之位。自周文公之沒。居其位者。不知其幾人也。使於四方。享昌歆白黑形

塩形象虎

不放下一筆矜之則所以責之

范鞅事見昭公二十一年。閱不足責故矜之。矜之所以假責後世之不愧大者。結尾一掉其意躍然。

鹽之享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彼豈皆德與禮稱受之。而無愧耶。晏然居之。欣然樂之。未聞有一人以德薄辭者。至周公閱之居。此官受此享。沐浴內愧。對大賓大客之前。痛自羞薄。不敢少安。其不能辭位。固可責。吾未嘗不獨矜其愧心之猶在也。其視前後數公。既不辭位。又不辭禮。驕泰奢侈者。豈不賢耶。其視道家者。流傲誕荒唐。視身與位為二物者。豈不賢耶。范鞅一陪臣。猶索十一牢於禮之外。周公閱以天子之宰。乃肯辭備物於禮之內。儒者不矜其愧心。而責其迹。吾竊恨儒者之不恕也。然既曰知愧矣。不愧其大而愧其細。獨何歟。吾又未見儒者之不恕也。

東坡先生石氏世譜
卷四

臧文仲如晉分曹田僖公三十一年

左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案似強弱可易位自本心上點破以歸下本心利心之判決

利則居後害則居先此君子處利害之常法也是故見利而先謂之貪見利而後謂之廉見害而先謂之義見害而後謂之怯皆古今之定名未有知其所以始者也人之於利憂其銳而不憂其急憂其急而不憂其緩憂其弱而不憂其強天下豈有憂蟻之避羶憂蚋之捨醯者耶晉文公私有討於曹披裂其地為諸侯者坐視不能救則亦已矣乃乘其危而共取其利是誠何心也臧文仲所以遲遲其行者其亦怛怛而有所以不安歟異哉重館人之論也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重館之人所謂共其諸

曰孰知曰曾謂曰吾恐皆警策處萬章事見漢書遊俠傳

異乎聖人之共歟信如是說則狡商豪賈趨利如風兩者皆重館人之所謂共也世之共者何其多耶彼逡巡推揖恥於冒利之君子格以重館人之言皆不共之大者也其說陋甚雖始學者猶知謝而卻之孰知以臧文仲之賢反為其說之所動乎昔萬章與石顯善顯免官歸留物數百萬與章章不受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魯與曹同出姬姓並列諸侯其恩義信誓之重非如石顯萬章一時之私交也魯坐視曹之翦覆不惟不能辭其地又奔走而趨之以曹之禍為魯之福曾謂臧文仲之賢

東坡先生石氏世譜
卷四

鍾伯敬曰前日怛
怩此日不忍皆從
良心上喚轉真儒
者之論也

文仲之語見國語
魯部

凌李默曰此是文
仲頂門一針

不。如。萬。章。乎。使。臧。文。仲。緩。轡。徐。驅。徘徊。不。進。以。致。吾。
不。忍。之。意。雖。後。諸。侯。之。期。不。得。尺。土。以。歸。吾。親。親。之。
義。已。盡。矣。今。冒。利。競。進。雖。得。地。之。多。吾。恐。文。仲。所。喪。
者。之。多。於。地。也。前。日。魯。僖。之。請。復。衛。侯。文。仲。嘗。為。謀。
主。矣。其。言。曰。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
請。衛。侯。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
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惡。於。是。納。玉。於。晉。以。免。
衛。侯。曹。衛。一。體。也。免。衛。之。難。其。義。既。可。以。動。晉。辭。曹。
之。田。其。義。獨。不。可。以。動。晉。乎。文。仲。於。衛。則。割。我。之。所。
有。棄。之。而。不。惜。於。曹。則。奪。彼。之。所。有。受。之。而。不。疑。是。
非。恩。衛。而。仇。曹。也。本。心。易。失。而。利。心。易。昏。也。吁。可。畏。

唐荆川曰先自委
曲辯明使人不得
議其後此東萊論
法高處

辯析精到

袁中郎曰到頭一
穴

左晉蓋子清原作
五軍以禦狄注二

哉。雖。然。太。公。之。就。封。道。宿。行。遲。逆。旅。人。曰。客。寢。甚。安。
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則。萊。
侯。既。與。之。爭。營。邱。矣。太。公。聽。逆。旅。之。言。其。亦。未。免。於。
趨。利。歟。非。也。君。子。固。不。以。利。自。浼。亦。不。以。利。自。嫌。也。
一。國。之。重。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吾。其。可。避。趨。利。之。小。
嫌。濡。滯。逗。撓。使。為。姦。寇。之。所。伺。乎。故。太。公。之。不。可。遲。
猶。臧。文。仲。之。不。可。速。也。然。受。封。分。地。之。事。逆。旅。重。館。
之。言。其。同。其。異。其。是。其。非。相。去。間。不。容。髮。若。之。何。而。
辨。之。曰。在。明。善。

晉作五軍以禦狄
僖公三
十一年

為善未盡猶愈不為改過未盡猶愈不改堯舜之善

東坡先生左傳傳義

卷四

十八年作三行今
罷之更為上下新
軍

辨在未盡與不盡
之間未不毫釐之
差致千里懸隔不
可不戒也
此篇假晉文以教
人純然一篇改過

非可一日為也，桀紂之惡，非可一日改也。百善而有
其一，固可漸自附於堯舜矣。百過而去其一，固可漸
自離於桀紂矣。雖然，為善未盡者，君子固矜而進之
也，寬而待之也。徐而誘之也。至於人之改過者，君子
必用其察焉。改過而未盡者，在所恕。改過而不盡者
在所誅。始發之善端，新而未固，已染之惡習，舊而難
除。是改過未盡者也。是力不足者也。鑄其毫末，以蓋
邱山之愆，去其一二，以塞衆多之議，是改過不盡者
也。是誠不足者也。力不足者，猶有時而足焉。誠不足
者，前過未盡，今偽己生，是益其過耳。何改過之云乎。
曾不如不改之為愈也。瞑眩之藥，不可再投。背城之

論一讀不覺妙而
反覆熟玩，以體之
其身，則知名儒為
人親切之深味。
略爾裁抑四字，盡
天下改過情狀。

善心之發動，常如
海無風而浪動。
三年鐘鼓楚莊王
故事。

戰不可再接，藥未投，雖危疾猶有望。其瘳戰未接，雖
危國猶有望。其勝一發而不中，則其望窮矣。過而不
改者，雖元惡大憝，君子猶不忍輕絕。何也？所恃者改
過之術存也。乃若改過而不肯盡，略爾裁抑，苟以欺
人，則是改過之術既試而不效矣。夫復何所望耶？積
昏所以致明也。積蔽所以致通也。積迷所以致悟也。
人心至神，雖懵懵罔罔，不知過之當改。久閉斯開，久
鬱斯發。是惟無改，改則若決江河而莫能禦矣。三年
鐘鼓之間，乃所以陰養其一日之脩省也。今既知過
之當改，反毛舉細故，公為欺誕，以竊改過之名。是既
累其心於不誠矣。心既不誠，則善端何時而復發耶。

東坡先生左傳傳義

卷四

五十一

東坡先生左氏博議

卷四

遷善改過，是道藝學問大緊要工夫。呂公不覺滔滔反覆至此，教人懇到，不可輕易讀過也。

豪傑至此際，大抵日接一雞，其卑屈奴隸心，如小兒可發一笑也。易則易以下十四字，禮記檀弓下篇，邾婁考公之夜章。

本無昏安得明，本無蔽安得通，本無迷安得悟，吾是以知改過之不盡者，終無改過之路也。晉文公始兼三行三軍之制，以擬天子之六軍，曾未數年，知僭侈之過，復蒐於清原，損其一而為五軍焉。晉文公果知過之當改，則亟出令盡復諸侯之舊可矣。乃於改過之時，而為文過之事，創立軍制，上則異於天子，下則尊於諸侯，明知其過而不能盡改，外邀恭順之名，內享泰侈之實，其機不可謂不巧，其謀不可謂不譎矣。巧如是，譎如是，其良心乎？偽心乎？良心無巧，巧者偽心也。良心無譎，譎者偽心也。軍雖損其一，而偽心之增者，不知其幾矣。嗚呼！易則易於則，易於雜者，未

中之語也，通行本於作于，于於通于，猶迂也。呂公嘗自勇斷變氣質，宜視晉文如小兒。

之有也，天下之分非君則臣，天下之俗非夷則夏，天下之事非善則惡，天下之說非正則邪，出臣則入君，出夷則入夏，出善則入惡，出正則入邪，天下豈有出乎此而不入乎彼者耶？宜晉文之心勞日拙也。

東坡先生左氏博議

卷四

五十二

東萊先生左傳評注

卷四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四終

